

周克芹

文集

上

卷

长篇小说

克芹

周克芹文集

上
卷

长篇小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周克芹文集 / 周克芹著. —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00.6

ISBN 7-5411-1874-5

I. 周 ... II. 周 ...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9644 号

责任编辑: 林文询 陈 红

封面设计: 任兆祥

版面设计: 邓小林

责任印制: 黄 迅 晋 冰

责任校对: 刘文玉等

书 名 周克芹文集(上、中、下) 总定价 100.00 元

作 者 周克芹 ISBN7-5411-1874-5/1·1623

2000 年 7 月第一版 2000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7.125 字数 1138 千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 3 号)

电话: (028) 6666700 [发行部] (028) 6666563 [编辑部]

电子信箱: scwys@mail.sc.cninfo.net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五洲彩印厂印刷

本书如无四川省版权防盗标识, 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8) 6636481 6241146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代序）

周扬 沙汀

沙汀同志：

殷白同志寄给我他写的一篇评论，推荐了蜀中一位值得注目的新作家周克芹同志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对这篇小说热情称赞，他的文章是有分析的，写得也生动，没有像某些评论文章的那种公式化、入股气。我已读了这部长篇的大部分，的确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在一九七五年我国人民和“四人帮”激烈斗争中的一个短暂的曲折时刻，地点是四川的一个偏僻的农村。历史背景回溯到农业合作化初期，展示了从那时以来的时代风云的变化莫测和农村新旧势力的反复斗争，描绘了各种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每个人物的面貌都不相同，亲近如父女之间、姐妹之间的关系，也由于每个人的性格、遭遇和觉悟水平的不同，心灵深处各藏有自己的秘密，彼此也并不能完全开诚相见。人物的命运，和当时我们整个国家的命运一样，走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他们的生活中经受了多少的颠簸，心中有多少良好的愿望，他们的思想感情又是多么丰富啊。作者对农村环境和人物个性的描绘是栩栩如生的。谁能说农村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呢？谁能说这

些普通的每天从事平凡劳动的农村男女特别是青年男女不是足以震撼大地的伟大力量？当然，我并不是说这部小说已经充分地把农村的广阔天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但是无论如何，已使我们多少看到了这片令人神往的天地，看见了在其中活跃的一些充满活力的可爱的人物。小说也描写了我们农村中、社会中的不少消极面、阴暗面，但并不给人以消沉的感觉，相反给人以鼓舞的力量，这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蕴藏的无穷潜力。我们的文艺作品应当努力表现劳动人民中的这种真正的力量。

这篇作品中是否发议论和抒情的词句多了一点，就是说写得太显露了一点，不够含蓄，给读者的想象没有留下足够的余地呢？这是值得作者考虑的。但有一点我是相信的，作者抒发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所以不论怎样，它还是能够感动人的。

我还没有看完这部长篇，我现在谈的只是读后一点初步的印象。我将很快地把它读完，然后再通盘思索一番。

现在我把殷白的评论文章和发表在《内江三十年文学作品》上的这篇小说统寄给您看。我看的是《红岩》上转载的据说稍有修改的本子，您如有时间，可以对照再看一遍。您对四川的作家，包括这位年轻作家，想必有所了解。您对故乡的人情风俗，都很娴熟，您创作上又素来以现实主义手法见长，您是最有资格来评论这篇小说的。我盼望能听到您的宝贵意见。

发现人才，爱惜人才，十分重要。爱惜人才不只要热情鼓励，还要严格要求。对有希望、有才能的作家，也不能乱捧，乱捧只有害处。

殷白同志的文章，请您阅后转罗荪同志，看能否在《文艺报》上摘要发表，以引起大家的注意。我觉得《文艺报》应该更多地注意地方上的作品。 此致

敬礼！

周扬 二月三日

周扬同志：

花了两三天工夫，总算把周克芹同志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读完了。的确是本好书，无怪《红岩》编辑部、《四川文学》编辑部都先后向我推荐，您又特别寄来《沱江文艺》特刊和殷白同志根据这个特辑版本写的文章，并告诉我您读了大部分后的感想和对作品的初步评价。我读完全书后的印象是，它不只是三年来反映在“四人帮”阵阵妖风横扫下四川农村生活的佳作，就从三十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也相当难得。因为尽管还不能说它已经达到某些早有定评的名著的水平，但却有所突破。

这部小说，可以说是为中国农民写的一首颂歌，他们是热爱党的，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四人帮”不断刮起的妖风弄得他们困苦不堪，疑虑重重，他们却都情不自禁地缅怀土地改革、合作化高潮那些兴旺年代。作者写了他们善良、朴实的一面，同时却也写了他们的坚强和巧于抵制邪恶势力的侵犯。群众在一次会上对郑百如大吹大擂的冷漠态度，以及暗中支持金东水和代理支书大搞“两面政权”就是明证。至于许茂老头儿的自私自利，投机倒把，那是“四人帮”的走卒把生产糟蹋得不成样子，把农民的生活摆布得难以过活的结果。为此，当一个由靠边站的县委女同志颜少春领起工作组来到了葫芦坝，开始除旧布新，他也逐渐清醒过来，对他一向视同路人的女婿金东水和他大女儿两个遗孤产生了应有的爱怜之情。而且，因为感到羞惭，尽力避开那些为了集体利益活跃在葫芦坝工地上的人们。

许茂的刻画是成功的。被风派人物打下台的支部书记金东水的形象虽然还欠丰满，却也有血有肉，不是概念化的人物。就是那个反面人物郑百如，作者也没有简单行事，把他漫画

化。我们不妨说，全书十来个人物，举如三辣子夫妇、七姑娘许真、九姑娘许琴等等，也都性格鲜明，写得不错。这既需要生活，也需要一定政治思想水平和写作才能才办得到。当然，写得最好，最叫人同情的是四姐许秀云，她是郑百如被糟蹋、被侮辱的前妻，又是前支部书记金东水的小姨子。而主要的故事，就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从这三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特别得提一句，金东水在郑百如不断陷害下，尽管妻子病死，房舍焚毁，那个最小的遗孤，也在流言蜚语中被迫从许秀云抚养下领回来自己照顾，处境十分困难，但他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农业的信心却毫不动摇！日夜为解决水利问题设计蓝图。

这本小说有它自己的特点，主要方面也就是我前面说的有所突破。它对农业生产方面写得不多，也没有着重写群众运动，作者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许茂同他两三个女儿和两位女婿的个人遭际上，写他们在那些灾难年月里的悲欢离合和对生活的思考。可以说，故事主要是以四姑娘许秀云为中心展开的，因为她的遭遇最惨，牵涉的方面也多，特别牵涉到金东水和郑百如这两个在思想、政治、作风等方面尖锐对立的人物，而前者是铁铮铮的大丈夫，名实相符的共产党人，后者则是流氓加恶棍的双料坏蛋！

全书结构，除开后面一部分，一般说也相当谨严，经历的时间无非一二十天，故事就结束了。这主要是作者抓住了一个个较好的时机：正当我们党和国家在长期动乱中出现转机的一九七五年冬；许茂正准备过生日；许秀云同郑百如离婚不久；一个新的工作组即将到葫芦坝。这后一点很重要，因为它引起了群众的揣测，特别风派人物郑百如的嗅觉更灵敏了：担心政治气候会有变化，于是为了堵塞漏洞，大耍流氓手段。

在今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五版有一篇介绍《许茂和他

的女儿们》的文章，不知您看过没有？刚才我又找来翻了翻，作为“简介”，基本上我觉得不错。但是，它丝毫没有触及作品的弱点和不足之处，这不大好。首先，全文倒数第二段的说法，我就认为值得商讨。

我的看法恰好同晓凡同志相反，而同您的意见倒比较一致，觉得这部小说的缺点之一，正在于作者用“哲理性的抒情笔调”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至少是太多了！您知道，我是在所谓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染缸里泡过来的，特别推崇托尔斯泰，因此，我一向以为，作家应该从所选择、塑造的人物自己的生活、性格和处境出发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判断么，让读者去作；更不必担心他们不会了解作者的政治思想倾向。可是《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乃至人物在一定条件下的所作所为，作者似乎总喜欢解释一番，评价几句。由作者出面评价、解释人物的思想和作为，当然并非绝对不行，但是得看情况，而且要适可而止。有些篇章，作者是用讲故事的口气写的，有些地方，又是用的第三人称。在前一种情况下，作家不妨有所选择地发表意见，在后一种情况下可得慎重行事。

当然，我上面提出的看法可能是一偏之见，而且正像您说的那样，作者抒发的是自己的真实感情，它将增强作品对读者的感染力量。我说一偏之见，因为正如来信所说，我在创作上长期倾向于现实主义，喜欢写得含蓄一些，自己从不轻易在作品中流露感情，发抒己见。但正如茅盾同志指出过的那样，有时含蓄过甚，致使读者猝难理解。由此可见，即或含蓄是优点吧，用过头了，也会变成缺点。这个道理我想同样适用于用抒情笔调刻画人物的表现手法。我希望我的这些意见不致碍于周克芹同志通过创作实践，逐步形成他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

我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一书，还有点意见，就是五章

以后，四姑娘许秀云、金东水和郑百如之间这根主线，有点被其他矛盾掩盖，或者说冲淡了的情势。例如连云场赶集那天，为了描写许茂搞投机倒把的全过程和撞下的烂子（原文如此——编者注），以及七姑娘许真在“耍朋友”上的出乖露丑，作者花费的笔墨似乎多了一点。这些情节不是不可以写，突出郑百如向老丈人讨好，并帮他解围，就很有必要。但是也以写得简要一些为好，力求节约些篇幅来刻画其他主要人物。作品后面一部分之所以显得松散，金东水这个正面人物形象之所以不够丰满，可能就是这么来的。

紧接着连云场赶集引起的纠纷，此后一些人物的遭遇，作者在艺术处理上，似乎有点追求情节，让读者感到紧张和惊奇的意图。例如，四姑娘许秀云因为受辱离开会场后的一连串行动，特别是她在短暂时间内接连两次投水自杀，是否合乎人物在其处境中性格发展的需要呢？值得考虑。当然，五章以后，扣人心弦的篇章也很不少。应该说，这部小说，比之于我三十年代在上海期间所写的作品，不管思想水平，写作才能，都高明多了。我所感到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即或比较准确，也是一个作家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而且一定能够逐步克服。只是得注意一点，作品写成后，必须舍得下功夫进行修改。我在这方面是有过教训的，切忌仓促发表。艺无止境，更不宜故步自封。

此外，我还想指出，书中有些概述一般情况的措词，也值得考虑。如像“沿铁路线历史性的饥饿大军”之类，是否可以建议作者出单行本时把分量减轻点呢？因为据我所知，虽然当日沿铁路线逃荒、乞讨和做转手生意的人们不少，却还不能称之为“历史性的饥饿大军”。因为谁能说葫芦坝之外，不会存在“两面政权”式一类的抗争呢！而且这种说法同全书总的倾向也不怎么一致。听说《红岩》全文发表时有些修改，我想，

如果所作修改，是作者根据编辑同志的建议，或者编辑部取得作者同意后进行的，这是一种对作者、读者负责的好办法。而且，就我所看的《沱江文艺》特辑的版本来说，倒也的确应该修改、加工，因为有的缺点相当明显。我倒真想照来信所说，再看一看《红岩》上修改过的全文，查对一下，可惜《红岩》是新五号字排的，同时也没有这份精力。

我可能见过周克芹同志，据说，现已四十一二岁了。高中毕业后，一直在简阳工作，先在城镇做团的工作，随又长期住在农村，当过生产队长。我想，这个简历多少可以说明作品取得成就的主要因由。读了他的作品，我是很高兴的，因为它出自一个六十年代初开始写作，在“四人帮”横行时停笔多年的业余作家之手，特别难得。还有，他所反映的农村生活，证实了党中央的判断是正确的：我国的农民已经是社会主义的农民了！如果把他们看成旧时代原封未动的小生产者，我们将不可能较好理解在党中央八字方针的指引下，近两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农业恢复和发展速度的迅猛，并将影响我们对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当然，在读完这部作品以后，我也不无忧虑，担心这位大有希望的作者是否经受得住考验？但望他能够在群众和专业评论家的赞扬面前，永远保持清醒的头脑，记住这个成就从何而来？一定要像多年以来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作为农民群众中的一员，和他们同甘共苦，为社会主义农业的现代化而奋斗！

罗荪同志来，我们已经约定，等他们看完作品后，就派人来同我就作品和殷白同志的文章交换意见。这事您就暂且不必管它，安心做您目前更为迫切需要您做的工作，等您有了时间，再看那剩下的一部分，然后对作品进行通盘考虑吧！

祝

健康!

问候灵扬同志

沙汀 一九八〇·二·十八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

《周克芹》卷《自序》（代序）

从一九五九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开始，至今整三十年了。生命的最健康、最富创造力的三十年，我与文学为伴度过来。与文学为伴，主要是说这么些年不曾间断过阅读和思索，而并非是每月每日都握笔写作。阅读文学作品比写作更轻松愉快，这是无疑的；更何况，在这三十年中有十余年是无法进行写作的。所以，当一九七七年我得以被允许出版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的时候，遗憾地只能将勉强过得去的七个短篇编成一本薄薄的小书。

收在现在这本选集里的，则是一九八〇年以后的作品了。是从长篇写作过程中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中篇、短篇中选出来的。长篇写作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只要开了头，总是可以往下写的；而短篇却个个都得另起炉灶，其难度于我并不亚于写长篇。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作品仍然不多的原因。这里主要选入近期的作品，而完全没有早期学步的创作，并不是因为早期作品的幼稚浅薄而羞于提起（那些作品自然是幼稚的和浅薄的），正如一个人不会把他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视为可羞一样。然而我依然把早期小说暂时搁置一旁，不把它们编入这本集子。我想，那个时代毕竟相当隔膜了，把那个时代那个处境下写成

的东西放在现今的读者面前，需要就当时的社会政治以及作者的思想说许多话，那样一来，这篇小序就将成为一篇总结或反省了，正如我们一些可尊敬的老作家已经做过的。但是，我不情愿那样做。

即便是收在这里面的近年的小说，我也难于反省似地说些什么，哪怕仅仅是艺术上的反省。追寻小说的源头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不仅因小说中通常有一个虚构的世界，更因为写了一篇小说时的心境已经随着小说的完成而消失或者改变了。事后的回顾与当时的情形不可能是一致的。在一种不一样的思想认识和情绪环境中逆向而行去进行追根溯源的分析，道路肯定会越走越窄，最后只能得出一些牵强附会的结论，或轻易地把自己纳入某一个现成的文学“主义”之中。分析家们这样做是无可指责的，见仁见智，有他们的自由，而作家本人做起来，就不怎么心甘情愿了。

我读书太杂，就大量的小说而言，我很难说出特别喜欢什么或特别不喜欢什么，看理论著作也不故意地挑选。就我所接触到的（当然是有限的）创作理论，它们无论怎样的完整，也和我进行创作时的实际的情形有很大差距，所以我向来视理论为一门高深的学问，只好对它们保持沉默。自然，创作时也没敢把它们“拿来运用”（运用它们就亵渎了它们，我认为）。创作时，就忘了它们的存在，而集中精力对付我面前的小说，只想把这篇小说写得有新意，不重复自己不重复别人，尽可能展开一种新的艺术境界，向自己也向社会提出新的问题；我集中精力对付笔下虚构的人物，只想把这些人物写得真实，生动，有生命，有个性。如此而已。我不能把自己的粗糙得如同我本人、杂乱得如同生活本身一样的小说，去攀附在任何一个牢固而高竖着的理论立柱旁边，给自己贴上一个什么流派的标签，借以壮胆。

当然，这一态度并不降低我对理论的兴趣，和对理论家的尊敬。我常被他们的文采所感动，更常为他们令人折服的思辨而击节钦佩。理论和创作是文学起飞的一对翅膀，我只是站在创作这只翅膀上而已，所以我难以高飞入云。

那么，就自己的创作，我能说出一点什么来呢？恐怕只能是小说与环境的关系了。的确，我的创作受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只要一动笔，一幅幅景象各异的乡村图画便出现在我的眼前，而占据画面中心的是人，各种各样的人，十分熟悉的人。我的创作幻觉往来自家乡和自己的经历，但我经常要摆脱它，而使自己隐蔽起来，努力做个冷静的旁观者，去评说乡村生活、乡土人情的是与非，去探索人们的内心世界，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这种努力，使我获得过一些成功。总的来说，熟悉的环境给了我不少创作上的惠赠。由此，可以认为，像我这样生活在相对固定的“地方”的作家，写起小说来，环境无疑是一个最重要最直接的来源。至于“观念”，在这里显然不是最重要的。“想象”也植根于环境而与观念无关。

我笔下的人物和景致全部来自我熟悉的并为之而感动过的乡居生活的一部分，仅仅这一个部分。因此不如南方乡村题材作家笔下的细腻温柔令人愉悦，也不及北方黄土高原作家的那种慷慨悲歌催人奋起。我是属于西南巴蜀文化环境的。我想，只要笔下的景致、人物不至于在我不同的作品中重复出现而令读者生厌，就行了。我只要做一个“地方型”的作家，孤独地行走在这西南一隅的乡间小道上，也并不寂寞。我不敢妄想闯入别人的圈子，那样，我肯定会像走错了房间一样的尴尬和无所适从。

至于选入本集的这十三个短篇和三个中篇，我就不说什么了。但愿读者喜欢其中一些篇章，就足够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于成都

目 次

上 卷

- 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代序）
..... 周扬 沙汀（1）
- 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周克芹》卷《自序》（代序）
..... （9）

长篇小说

-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1）
- 秋之惑.....（297）

许茂和他的女儿们

第一章 雾茫茫

一

在冬季里，偏僻的葫芦坝上的庄稼人，当黎明还没有到来的时候，一天的日子就开始了。

先是坝子上这儿那儿黑黝黝的竹林里，响起一阵吱吱嘎嘎的开门的声音，一个一个小青年跑出门来。他们肩上挂着书包，手里提着饭袋；有的女孩子一边走还一边梳头，男娃子大声打着饱嗝。深蓝色的天空，星星分外明，长满枯草的小路上铺着一层白霜，冷冽冽的风刮着热烘烘的脸颊。空气好新鲜！他们轻快地走着，很快就在柳溪河上小桥那儿聚齐了。站在桥板上，风格外大些，他们使劲儿跺着脚，笑骂着最后跑来的一个睡懒觉的同学，然后就嘻嘻哈哈走过小桥去了。从这儿算起，到区上的中学校，还有十二里路呢！

早起赶路的中学生打破了清晨的宁静。在他们身后，几个挑着菜篮赶早场的社员出现在小桥上。他们的篮子里满满地装